



澳門 守望

關愛座的討論



原圖：
<https://www.transmac.com.mo/about-us/bus-facilities/>

這是要求受眾以行動配合(讓座或不坐關愛座)的教育活動。

關愛座是要一般人先坐後讓，還是即使在沒有需要仕的情況下也不要坐，官方沒有明確立場。若以效率來討論，有空坐位而不坐是浪費資源，所以應該是先坐後讓。但這是理論，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簡單，有需要的人仕也可能因不想向人求助的心理問題，寧願站著忍受痛苦也不想要求別人讓座。要解決這個方法，可以讓

關愛座的作用，表面上看是增加有需要的人在巴士上得到座位的機會，但當中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教育所有上巴士的人(接近全民)關愛有需要的人，這不單是文字，而且

有需要人仕佩戴上一些襟章識別自己的不適，當然這樣做改變不了向人展示自己是弱勢的事實，但卻可以減少動口要求的過程。

對於一般人來就，可能也不想去坐空的關愛座，原因是讓長有需要人更快更安心拎到關愛座(有一些人不希望對方坐在剛剛離開後熱騰騰的座位)，更多是怕麻煩，畢竟人是懶惰的，上了巴士後寧願站著，也不想站站留意是否有需要的人上巴士或留意巴士付款器是否報出“長者”，也不想察覺到有需要的人仕上巴士後的讓坐行為 - 讓座不是問題，更在意的是要「動身」來讓座。另外，也不想出現讓坐後但遭到對方拒絕的尷尬。

殘障者，懷孕婦女和體弱的老人是應該得到座位，有一些老當益壯的老人也要求別人讓座，他們心態或視關愛座是他們應有福利，有如老人福利金，不論富有的或窮困的，都可以領取。他們覺得關愛座是給予老人的應有福利，即使身體壯健都應該獲得；若有年青力壯的坐上關愛座，就會覺得對方搶走他們的福利，所以可能出現不禮貌的要求對方離開。即使對方表明身體不舒或疲倦，他們會堅持對方讓座。要解決這個紛爭，最簡單做法是關愛座有需要人仕中加上多一項“身體不舒或疲倦者”，和教育要求對方讓座時要以禮相待。長遠一點就是重新思考關愛座的定位。

觀天 察地

選邊站隊

耶穌會的靈修中，有被稱作「兩旗默想」的一種。內容是以兩面旗幟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陣營，一面旗幟是立在「我們人性的大敵」路西法Lucifer(墮落的天使、大魔王)的隊伍前面，另一面旗幟則飄揚在耶穌基督的陣營前。路西法那一方以財富、尊榮和驕傲來吸引；耶穌卻以貧窮、弱小、謙卑作為榜樣。人，可以自由地抉擇選邊站隊，但結果總得自負。

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，不能憑一己的喜惡，也要顧及其他人的感受和反應，因為人不是單獨生存，對於三觀(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)的看法還是有約定俗成的。

可惜的是，現今世界在過份吹捧多元主義，或刻意鼓動民族主義下，是非黑白往往被混淆。歷史上德國的納粹主義、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、日本的軍國主義，不單為本國人民帶來災難，也為全世界帶來極大的不幸。謊言總是美好，現實卻很殘酷。

爆發兩年多的俄烏衝突、去年發生的以哈事件，受苦最多的是平民百姓，得益者又是誰？最近孟加拉政府的倒台，不是正正說明水能載舟、亦能覆舟的道理？一個不被國民認受的政府，倒台是遲早的事。

現時的國際形勢，與極端氣候一樣難以預測，只能為未來的發展做最好的準備、最佳的選擇。路西法的旗幟下盡是榮華富貴，耶穌那邊則是弱小謙卑，一旦選錯邊、站錯隊，小則誤己，大則誤國。世上沒有免費午餐，出賣靈魂也不一定能賺取全世界。但願日本廣島和長崎和平之鐘的響聲，可以喚醒癡迷！



教育 視點

別對校園欺凌麻木無感

巴黎奧運百米男飛人利里斯 (Noah Lyles) 在100米賽事奪下金牌，繼而在200米賽事，以19秒70的成績奪銅，賽後利里斯倒地狀甚痛苦，並需坐輪椅離場。不過，身體的痛遠遠比不上童年的傷痛。原來，利里斯童年非常坎坷，屢受哮喘困擾，更因患有過度活躍症及閱讀障礙而飽受同學欺凌，然後，就患上抑鬱症和焦慮症。儘管遭遇挫折，他還是登上了田徑運動的頂峰，獲得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稱號。賽後他不忘以「世界第一飛人」身份勉勵弱勢兒童和年輕人：「這一切都不能妨礙你。我得，你點解唔得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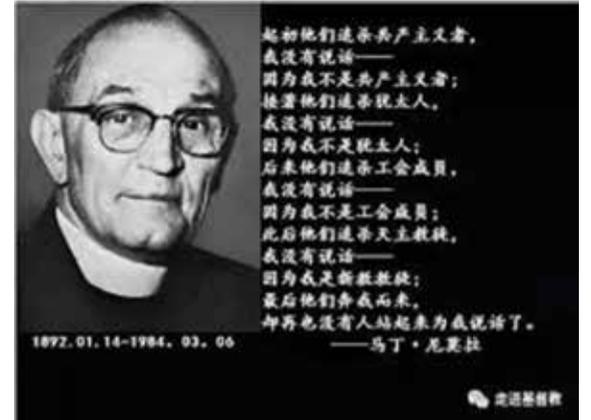
利里斯說得沒錯，「這一切都不能妨礙你。我得，你點解唔得！」可是，

利里斯得不等於所有人都應該得。不是每一個人如利里斯那麼堅強有韌力。不得不承認在成長路上，我們身邊總有很多被校園欺凌的弱者需要我們伸出援手。

早前，一所女校一名初一女生疑因不堪同學欺凌，竟放棄生命，在家跳樓自殺。近年，全球青少年自殺率異常驚人。不斷的驚人消息會慢慢使人習以為常，甚至麻木無感。我們的父母，總以自

家孩子的安全至上，儘可能教導孩子別管閒事。我們的學校教育過度重視學業而輕視關懷，所以，每每有輕生事件發生，就好像死了一隻貓一樣，難過一會，又回復日常。

今天，別忘了德國牧師馬丁·尼莫拉於二戰後的1946年，以德文寫成的一篇懺悔詩：「當他們抓社會民主黨員的時候，我沉默，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黨員。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，我沉默，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。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，我沉默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。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，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。」



十字 路上

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

亞洲主教團協會在今年6月17日至20日，在台灣舉行了「東亞福傳會議」，以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《教會在亞洲》勸諭發佈25週年為題，共同將東亞地區這些年的福傳情況、挑戰與機會，進行深度討論與共融分享，並藉此機會加深各地方教會間的兄弟情誼。出席者包括35位來自韓國、台灣、馬來西亞、香港、澳門、印度的代表，其中更有幾位來自東南亞、歐洲、非洲、北美等地遠離家鄉至東亞福傳的傳教士。在分享的時間中，與會者都提到了東亞地區的共同挑戰：地方教會在諸多挑戰與有限資源中的自我設限，跨區域對話機會的缺乏與時代需求更新的速度等。

福音中記載，耶穌在加里肋亞山升天前，對宗徒們最後的囑咐就是「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。」澳門，這個擁有「天主聖名之城」稱號的地方，在宣傳福音的工作上，是否可以有更大和更好的發揮？

在神職人員的工作和使命當中，傳揚福音該是重中之重！而平信徒，也應以其自己的方式，分享基督的司祭、先知和君王的職務，履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和世界上的使命。所以，教會辦教育，不是以成為名校為目標，而是以育人榮主為目的；神職人員參與社會事務，不是為了名譽地位，而是要成為社會的良心。堂區除了在聖堂內舉行禮儀，也要和社區走在一起，特別是為貧窮者和弱勢人士服務。因為上主只願公道如水常流，正義像川流不息的江河，慶節、盛會、全燔祭、素祭、和平祭均非所圖。

聖方濟各·沙勿略選擇放下日本鹿兒島已踏上軌道的教務，孤身一人前往中國大陸的上川島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：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。他雖然在孤寂中倒下，但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，最終卻結出許多子粒來。人點燈，並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燈台上，照耀屋中所有的人，教會亦然。

